

## 惜取少年时

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“我2015年的目标就是搞定2014年那些原定于2013年完成的安排,不为别的,只为兑现我2012年时要完成的2011年年度计划的诺言。然后告诉自己2016年记得在2017年写下2018年继续在2019年施行直到2020年完成的计划。”年终岁尾,看到这样的段子,会心一笑之余,不免有些感慨。

话说近日有条微信比较热,用一个字描述一下你的2014年,顺便展示下你的书法,一时响应者众。有人写“累”,一目了然;有人写“奔”,奔波劳碌;有人写“作”,也很贴切;有人写“如”,可能是感叹假如时光倒流的意思;有人写“心”,估摸想表达的是走心之意,或者干脆就是一个“怂”字;有人写“变”,肺腑之言;我写的是个“惜”字。

如果只能用一字来概括

我的2014,还真没有比这个惜字更恰当的了。可惜、叹息、惋惜,花有重开日,人无再少年;珍惜、疼惜、顾惜,秋霜不惜人,倏忽侵蒲柳。说的都是惜时惜人的意思。

人过中年,写总结会直接用白驹过隙这样简洁明了的词,不会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欢洋洋洒洒地先来一大段铺陈。工作以来,一直过着有选题忙死、没有选题死亡的高压锅生活,太过执著,往往会让人忽视了时间的流逝。记得20岁在大学校园里伤春悲秋,也记得30岁带着女儿在街头等公交,偶然飘过怎么都30岁了的念头,然后,40岁是在医院度过的。

像我这样遭遇大劫做过全套治疗的人,看过生死,看过离散,看过美貌枯萎,看过绝处逢生,看过最动人的场景,也看过

齷齪和不堪,所以我说我的清醒始于中年,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像我这样经历过大波折的人,有的不知为何,反而会跟命运较劲,一路的不服气,变本加厉地争输赢,有的则刚好相反,每日揣着将死的心忐忑不安地数着日子。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一味地衰下去,也没有赌气似的要把今后的好日子全过光。相比从前,我更珍惜来路,珍惜今后,晴空朗日固然是好,风云跌宕也努力把它过成云淡风轻。我跟自己约定,不求完美,消除戾气,即便琐事烦心常常失眠,也安慰自己不必焦躁,随遇而安。

在很长一段日子里,我是疏忽家人的。中年以后,我开始学习做菜,虽然常常被女儿判为不及格,但是心是诚的,也很享受。不像以前,误以为工作着的女人最美丽,纠结于做家务是不是有

点俗。开始学着珍惜有缘相聚的每个人。一辈子不长,下辈子不一定再遇上。我们的职业,如同同行所说,需要强健的体魄、强大的心智,才能相约见到黎明。我们不是在新闻现场,就是在去往现场的路上。我们终日奔忙,接触过达官显贵,也见识过底层生活,所谓上接权贵,下承贫民,热情与冷漠有时会奇怪地交织在一起,较之于你,我们也许看过更多伤痛,流过更多眼泪,遇过更多质疑,所以,我们也有着更多的感同身受。

终究会有那么一天,我们不再有那么多浪漫情怀,甚至会沦落到只求自己不拖后腿,不成负担。在岁月冰封心灵之前,在世俗模糊双眼之前,这一路,我们仍希望能看见一树一树的花开,一茬一茬的燕来。理想依旧在,惜取少年时。

文/朱凯生

## 土豪梦

凯风吹

鲇鱼山水库水面广阔。大坝在县城上头,顶端在大别山深处,38公里纵深形成的浩瀚水面,把许多山峰变成了岛屿,把许多山峦变成了半岛。这些半岛,草木葳蕤,大多坡度适中,有的甚至有小路通向水边。

朋友是本地人,对水库周边十分熟悉。他沿着水库边的公路开车,边开边指点给我看。这是鲇鱼山水库又一特点——公路围着水库走。远处是重峦叠嶂的群山,脚下是波光粼粼的湖水,身边则是一片片苍翠的松林。山道上看不到人,过往的汽车也很少。古老的大别山曾多次被描述过,如今终于出现在我面前了。小时候读过一些资料,也听说过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,引得我生出无限遐想。我家西边有一座高耸的大山,经常云雾缭绕,问大人那是哪里,说是大奇山,是大别山的高峰之一。至于离我家多远,山上有什么,谁也不知道。于是遥望时总想着

大别山有多高多大,多清多秀。今天来到这里,才真正感受到他的雄奇与清幽。朋友和我一样,喜欢山里的清幽和静寂。早在2008年我徒步穿越大别山在安徽境内的龙井河峡谷时,他就要我到他家乡鲇鱼山看一看,他说两地虽然都属于大别山,但龙井河宜游,鲇鱼山宜住。

这倒一点不假。这里虽是大山深处,却不是苍凉的世界,也不让人感到害怕。站在松林里,望着一湖碧水,忽然生出在这里住下来的念头。这里山高谷阔,水丰树翠,人烟稀少。水库边上几乎没有人家,我们却可以随意走到水边。身处其间,既有对山的敬畏,又有对水的亲近。远处是无穷深处的存在,近处是可触可摸的亲切,一切都在温润之中。天是透明的,山是昂然的,树是挺拔的,水是清澈的。舒缓的山坡和茂密的草木隐藏着水库的诸多秘密,惹得我不住打量。时间匆匆,来不及打量时,不由

得想要停下脚步,不再行走,驻留于此。在没有烟尘与喧闹的地方,安置那颗躁动的心。

我把想法跟朋友一说,朋友一阵朗笑,他说他就在这里长大,太熟悉了,不想长住这里。但他理解我的想法。我说我特别想在这个水库边上买个半岛,盖几间房子,不仅自己住,还可以请朋友们来。他说就怕你住下了又后悔,这个地方静得吓人。我说你先不要拦我,让我先说说我的梦想。

我把这个梦想称之为土豪梦——在这个半岛上,我会选一个合适的地方盖一幢二层小楼,要隐在树丛中,面积不能太大。二楼住人,三四间即可;一楼做厨房、库房,用大灶做饭,山上枯枝多,松针多,柴火充足,可以放在库房里存起来,备烧;楼下要有一间马厩,一间狗舍,我想养一匹马,两只狗;房子里不能有电视、电脑,但要有空调、洗衣机、热水器;所有的树都不能砍,

即便盖房子,也要尽可能留住大树;进入半岛的道路不能硬化,麻姑土铺路不会有泥泞,就像现在这条机耕路就很好;要修好化粪池,污水绝不能流到水库里;打一眼水井,用水泵抽水到屋顶水箱;房前开垦出一块菜地,白菜、萝卜、豇豆、苋菜都要自己种植,空地上再种些果树,葡萄、柿子、桃子、梨子都种上几棵;这儿是杜鹃花家乡,映山红满地都是,从山上移些杜鹃过来,把半岛建成杜鹃园,人间四月天,半岛看杜鹃;当然,水边还要有用石头垒起的小码头,将来要买条木船,烟雨蒙蒙、月光皎洁的时候,湖上泛舟,唯远山一横,小岛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

朋友说,太美了。我问哪里美呀?他说你想的美——这哪里是土豪梦啊,完全是大亨梦,你还真敢想。我说人还是要有梦想的,万一实现了呢?朋友大笑,说还真没看出来,你居然跟马云一样。

文/文靖

## 匆匆那年

生活原香

天气不错,我上街帮西某人修了表,买了发夹,订了比萨,然后,一路看过花枝招展的橱窗,竟然没有一脚跨进去的冲动——我是多久没有光临实体店了?新开了屈臣氏,挑了几管牙刷,说办卡20元,可我的生活尽在淘宝,于是付现走人。回到小区,油绿的冬青树泛着白汪汪的光,很多七星瓢虫选择在树叶上终老是对的,条椅上三两老妪安然享受着自然阳光的温暖,玉清河水在身后缓缓流淌,日日居住的地方,原来如此亲切得让人依恋。

去年此时,没多考虑就一口应下专栏事宜,我想周一一篇,没有条条框框限制,应该不成问题。但我忘了我的多重身份,除了工作之外,我还兼职:保洁工、洗衣工、厨工……每周只有一天半休息,就这还被各种加班挤占。就是说,无论忙成啥样,必须留有半天写文章。这时间多金贵啊,谁动它我跟谁急。当然也不是时间有了,就能下笔有神,思路凝滞也会看慢腾腾发展到脑残的泰剧,挨到做晚饭时间,一边炖

肉,一边像猫守老鼠洞一样,伺机捕捉灵感来时的电光火石。想好写什么了赶紧奔进书房记下来,不留神,肉粘锅上了。诸如此类,不胜枚举,有一次熬着银耳莲子羹,半途加完牛奶接着敲键盘去了,结果溜了满灶台,四溢的汤水瞬间造成电饭锅短路,引起跳闸,巨大的一声“砰——”,吓得自己心惊肉跳。还有一次炒菜,不过想焖会,等到异味飘到书房,才猛然警醒,秒冲厨房,揭锅盖不慎滑脱,眼见那锅盖陀螺一般踉跄跌落,华丽地碎了一地,个别小碴碴还在幸灾乐祸旋转芭蕾舞,场面惊艳。

这一年,没敢怎么玩过,每个周末都过得像小户型一样紧紧凑凑。朋友叫逛街,不好意思在家熬文章,就找各种推说,现在连好姐妹都嫌弃咱了。几乎患了周末紧张症,下楼梯的时候,如果西某人紧跟着我,发出一阵急似一阵的咚咚声,我会停下让她先行,她若赖着不肯,我就翻脸,我实在不喜欢再被她赶得心慌慌的。一度春与秋,只委身与了“生活原香”,曾经以为不

期而遇的好时光,不过是苦中作乐,酸里微甜,实不屑与外人说。

四月份,“一剑秋风”邀请探寻下蜀茶文化。同学别后,见面难得,这都到自己地面上的了,再不出场实在说不过去,请了半天假,跟他的部队会合。回头却道,有任务呢,要交稿!这厢笑不出来了,耍赖:这期专栏缺货,不给你了。秋风君抱怨:“你写专栏没个三四篇存粮怎么行,我请你采风,你把稿子给晚报?”过了几天还不死心,追问:“到底你把稿件给谁?”鉴于我无情抛弃了他,他赏了我左右各一个白眼。这事若不是交情在那,搁谁以后也不要见人了。充分说明我这混得是一顿没一顿的,和我每天操心的一日三餐一样。

再有写出来的东西不知读者怎么看,诚惶诚恐,不敢懈怠。大半年之后,偶获川老师和宜家猫点赞,才略感宽心。生活原香,就是本色生活的文字反馈,不神秘,不浪漫,不造作,有感而发,烟火味十足。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简单镜头带出的,或是和小女的一段嬉笑对话,或是一本阅读中

的突然体会,抑或偶尔浮现的记忆片段,在无人打扰的午后,借一杯清茶,两相沉静,任想象的笔尖在键盘上挥舞出一曲人在江湖。间或,也在厨房与书房之间跳跳跳出,以及洗两件衣服,晒晒鞋子,修剪花草。倘若一篇篇读下来,大致也能勾勒出我的生活的所有面貌。自谓已然淬炼成一枚上得书房,进得厨房,查得病房的跨界文艺女汉子,早年那么一点忧郁的富贵病,也被闺女收拾得零落殆尽。生活赋予的质朴原香,最终高于生活成了心灵的皈依生命的归一。

所幸挨过来了,管它假的完美还是真实的缺憾,总算告一段落了。但是最后,还是难舍了,难舍什么,说不清。生活似乎就是这样。任何一种删减都是感情的剥离。向“小山楼”严肃认真地道个别吧,仰望窗外明媚的晴空,没有一丝流云,梦一样的湛蓝。这一年,将是我生命中的一个“匆匆那年”,我将永远记得,这一年,我是如何不知轻重,逼得自己几近走投无路,而后,又蓦然心有戚戚焉。

江筑

小山楼

A15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

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

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凯风自南来。

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

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年华向晚,初心不丢,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曙光